

如果你是一首歌儿，我想我也是

原创 何妨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

歌儿的声音我已经记不大清，相貌在我记忆也渐渐模棱两可。不过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她眼睛里流出的流水般的柔情和那个夏天耳旁的嗡嗡声。

大概是性格使然，我和班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交集，第一次认真打量她，是她在讲台上和另一个女生打趣玩耍。时隔很久我也想不出什么词来形容她，我觉得用任何一个褒义词形容她都显得落俗。如果一定要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她，我想那是我未曾找到的藏在青春里的一个词语。

歌儿个子并不是很高，十六七岁寻常的马尾辫挂在她的脑后，皮肤白皙细腻，眼睛扑闪扑闪的十分有灵气，桃腮带笑，笑容之中竟有春天才有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我觉得歌儿很有气质，眼睛看到一个女孩相貌好会打扮就会觉得漂亮，从心底打心里感受到一个姑娘的美好，才叫有气质。在这样的偷偷打量之余，我心中竟然有了十七岁的年龄不该有的悸动。

我一直很困窘于怎么让她注意到我，可我每次看到她，她都在无声地告诫我不能以传统的方式与她相识相知，而恰我不宜交际，心中所有的情愫并不想对她表达。其实这很奇怪，我丝毫不想去让她认识我，然后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好感或者让她有对我的好感，我们说不说上话都没有关系，我并不要从她那得到什么。

她好像注意到了我，又好像没有。

后来成为朋友很久后，在一个晚自习，我们的相聊就很具有戏剧性了。歌儿总是跟我说一些天南海北的话题。而这，也让我们的交谈不那么突兀。

歌儿说她觉得不应该和文学素养较高的男生谈恋爱。

我一边很奇怪为什么一个花季少女能有如此深的见解，一边把自己刚想要掏出来的情书放回口袋。

为什么？我不动声色地问，怕歌儿察觉到我某些不经意的感情。

歌儿顿了一下，然后利索地说，他们总是有三分的情意就能表达出十二分的爱，这很虚假。

我问，那你觉得爱情是什么样的。

歌儿扭头看着我，她的眼睛不再扑闪扑闪的了。她说，或者因喜悦而昭告天下，或者因伤心而和盘托出，这些都不是爱情中一个人应该对另一个人的全部的情绪。

我说，嗯，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一个“不必”贯穿始终。

歌儿诧异地问，不必？

我说，我不必懂她的懵懂，她不必懂我的沉默。

歌儿认真地看着我说，你觉得我有必要谈恋爱吗？

我心里想问，和谁？然而嘴上却说，没必要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那是练爱，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练爱，应该恋爱。

歌儿问，什么不应该恋爱应该恋爱。

我说，第一个练爱是练习的练，第二个是恋爱的恋。

我说这话的时候歌儿已经在埋头整理书案了，我不明白歌儿为什么能突然间和我说这么哲学的话，我看着她的侧脸想通过表情看出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我内心的想法然而我还是被她的侧颜吸引过去了。

我听见歌儿小声嘀咕了一句，但我思绪未至并未听清，也有可能是在日后的某个夜晚刻意遗忘了。

“爱情的内核实际上就是在疯狂边际拼命试探。在爱情面前，虽然时间会变的卑微，但是距离会变的高尚，付出也只是在消磨前者罢了，到最后都只是为了中试探中享受，即使是以后发展成为亲情，那也不过是另一种羁绊罢了。”歌儿说了这么一长段话。

这时候我已经捡起了我的思绪，之后歌儿说她不知道我的“不必”的结论是否正确，也没有必要去验证了，她可以理解“不必”中隐藏的热情，但她也无暇再去细想了。然后随着晚自习的结束，我们的关于“爱情”的极其幼稚可笑的谈话也就戛然而止了。

也是后来她的亲身实践才让我反应过来，其实歌儿也不是全然相信自己的那一套理念，她只是这么说了出来，但也没有按这样做。我后来常常回味这段话，一个女孩能想出这么极端的对爱情的理解，那么其背景蕴含着的音乐一定是悲伤，凄然却又是有节奏的纯音乐。但这种纯音乐并不应该由我来解读，我只是凑巧听了一段，我以前对纯音乐并不感冒，但这之后我改了主意。

我渐渐明白，歌儿是上帝可能想让我做出什么改变而送到我身边的礼物。

后来我把以上对话在火车上给朋友无良说了。

我说，你不了解我的感受，你不知道我找这个女孩子找了多久，在我心里，她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女孩子了。

无良说，哦，那她是什么？

我说，那是一个符号。

无良说，很严重。

我说，嗯，很严重。

过了一会儿，无良又问，我怎么越想越觉得那么深奥的语句不像是“歌儿”说出来的？

我说，我从未和歌儿面对面说过话。

无良说，噢？

无良又说，噢。

少年有梦，应还不至于心动。

——何妨